

太阳花

■孔明

一年春暮，下班回家，忽然有一撮绿从楼上抛下，落在我的脚上，我很惊讶：“这是太阳花嘛，谁扔的？”仰头，一家阳台上长发一甩，有花容月貌探出，又缩回去。我弯腰拾起，竟有胭脂气。想扔进垃圾箱，那箱里已满，凸出西瓜皮，群蝇纷飞，就怜惜了这太阳花苗苗，旋即改变了主意。不扔了，先带回家。

当时我家在11楼，有防火通道兼阳台，水泥栏杆上有平台，适宜放花盆。西晒，阳光充足。恰好有几个花盆闲置着，我即摆放整齐，浇透了水。又将那一撮太阳花苗分抹，掐下枝梢，一一插入盆土之中，然后就只剩下期待了。

我认识太阳花很偶然。更早，我住在另一个家属院，一楼，逼仄，没有阳台，每年只有春分、秋分，屋里才会洒进晨阳一缕。人说仙人球好养，不见阳光照样生长，我就将办公室养的一盆仙人球带回了家。听信了那是懒花——不浇水，不见光，照样活的。养了不长时间，就明显蔫了。面对即将枯萎的仙人球，心疼、后悔已来不及了。有访友点拨我：“万物生长靠太阳，有例外的吗？”一句话点

醒了我。打量仙人球良久，舍不得丢，如何是好？忽然灵机一动，想起了单元门楼上有个平台，那里西晒，阳光充足。没有犹豫的理由，立即寻梯子将仙人球搬了上去。那个平台其实是个凹槽，花盆摆进去，就被遮蔽了，平日出入门楼是看不见的。时间不长，心上已没有仙人球了。

一日，下班回家，刚进院子，就被锅炉工张师傅挡住，他手指门楼说：“你看！”门楼上是一簇鲜艳的红。我就好奇了，端梯子上去，真惊艳了！一盆红花，像极了一团火焰，覆盖了仙人球。将那锦簇一团的红花轻轻地拔拉开，只见仙人球竟萎缩成一疙瘩黑“牛粪”了！这不是鲜花插在牛粪上吗？自己噗嗤一下笑了。掐了几朵红花，下了梯子。张师傅告诉我，那叫太阳花，也叫不死花，扔得再久都不死，见水见光，就复活了。

那我的仙人球花盆里，如何就长出了“不死花”呢？我与张师傅分析，只有两种可能：一种是鸟儿拉下了一粒屎，恰好落在我花盆里，那屎里有未消化的太阳花种子；一种是谁家阳台上的太阳花结籽儿了，被风吹来，落在了我的花盆里。盆里的土

太肥了，阳光也充足，水分也足够那一粒籽儿出苗生长，不足半年，就长成了这样。

但我还是有点困惑，对张师傅说：“你看那门楼上边哪里经得住夏日的阳光烘烤？”张师傅笑了，说可能有他的一半功劳。他为了给院子降温，也为了那墙壁干净卫生，时常用水冲刷地面时，顺势也冲刷墙壁，水射出去，高过了门楼。我当即竖起拇指夸他：“‘无心插柳成荫’，真是你的功劳！”

知道了太阳花，我就留意了起来。走在背街小巷，常见一些人阳台上，一簇红花醒目，过去只觉得好看，现在认得了，那正是太阳花呀！便驻足观赏，曾引起一位老者狐疑，问我看啥，我反问：“那是太阳花吗？”他说“是”，并告诉我：“此花好养！”掐了几枝给我，说一插进土里就活。我半信半疑，回到办公室里，见一盆景天总长不大，四周有空隙，就将花的嫩枝插入，浇了水。出差归来，花枝全活了。数月后，把花盆长满了，开了许多红花，来我办公室的一位女士问啥花，看半天，啧啧不已。我告之太阳花，也掐几枝送给她。来年，她专门打电话告诉我，她把花养成了，比我的还好看，邀请

我去她家观赏。

照顾话头，回到当下。那几个花盆插了太阳花苗后，不几天就明显活了。过了些日子，稀稀拉拉的苗儿都粗壮了，又都分蘖出了旁枝。花盆放在高台上，阳光充足，雨也能淋上，就懒得浇水了。忙碌的日子里，早晚匆匆去，竟视而不见。

忽一日，对门老者喊我，我问何事，他领我走向阳台，顺手一指，我的天，太美了！满盆的赤橙黄紫蓝粉一溜儿摆，我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老者也惊叹，说他见过多人养太阳花，未见过长得这么好看、这么提神的，五颜六色更罕见。枝干也结实，生机勃勃，抱团簇拥。我事后才知道，老者每天都给花浇水。入伏后大热，阳光如火，可以说火烧火燎，早晚给水都满足不了蒸发，老者是见干就浇，天天记着。

老者与我总结：不死花不等于真不死。好活，也容易半死不活。只有阳光和水都充足，太阳花才能长成眼前的样子。

名家专栏

咸阳的福园巷子

■崔宏建

最近有句话说：“到了咸阳，不逛福园巷子等于没逛。”咸阳有多少吃食，我没统计过，但凡应有的尽在福园巷子里。福园巷子突出的是戏楼和茶楼，兼有咸阳乃至陕西地域应有的美食。福园巷子由十多条曲曲弯弯的饮食小街构成，其街景风格古朴典雅。

据说，明末清初时，子弟福源因其父为官清正遭人迫害，他流落到此地，见一街头有人卖现蒸的面糕，饥饿难忍就走了过去。到跟前一看，是一女子。富源想吃面糕，但囊中羞涩，遂上前问：“需要打零工不？”女子长得清秀动人，答：“不用。小本买卖，哪请得起雇工。”但福源恳请女子，只要能赐一块面糕，可以帮一天忙。女子名字叫巷子，其父曾在县衙做文书，因遭县衙师爷排挤，被

迫离开。女子为维持生计，不得已选择卖面糕为生。见面前的男子年轻、憨厚，她突然心生怜悯，答应福源让其帮忙一天。福源照着巷子的做法，和面、揉面、做面糕，竟然模仿得很好，摊位的生意竟比往常好得多。巷子遂留他继续帮忙料理摊位。后来巷子的生意越做越大，两人开了一个面糕铺子，专做面糕。

言归正传，传说也不能当真，但街名至少说明了这个地方是个“食为天”的地方。

福园巷子戏楼上常能看到一些精彩的演出，都是一些地方小戏或由当地歌手演唱的歌曲。小戏既有古装的，也有现代的，很能教育感化游客。比如，上演的乡村振兴戏《扁担开花》《狗蛋的婚事》，生动传神，反映了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的巨

大变化以及农村年轻人进城打工后的新气象。戏曲或歌舞演出开始后，台下就聚集了一大批游客，或吃烧烤，或喝酒，或喝茶聊天，或聚精会神看演出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福园巷子饮食丰富多样，有一家乾县豆腐脑很有名气，鲜嫩可口，用黄豆子打磨，合水做成一种水围城样的饮食，再浇一勺油泼辣子，大家很喜欢吃。吃时，再配一个锅盔馍夹菜，很有味觉上的享受。我有时路过那里，总不忘去解解馋，了却一段味觉上的枯燥。

兴平醪糟也颇有名。不光现场吃，外带的也不少。还有些是准备去外地捎带的，老板一直忙个不停。虽然没做宣传，但销量、质量一直很好。醪糟和豆腐脑都是咸阳地域典型的饮食。

热蒸馍烩豆腐人气更旺。一碗丸子肉、白菜、豆腐烩就的热腾腾的烩菜看着都香，再配个热乎乎的面头，天下绝配。

此外，还有关中扯面、陕北羊肉烩面、延安烧烤、淳化羊血饸饹、礼泉烙面、乾州羊肉泡馍、武功旗花面以及孜然夹馍、菜疙瘩、酸奶、枣糕、桂花糕等众多小吃糕点。福园巷子绝对是一个上好的地方，能逛街、能喝茶、能看戏、能聊天。

福园巷子的街景设计也很有特色，即使你不吃饭、不喝茶，光观看造型各异的布局就很享受。这里的楼阁布局，每一个外立面都很有特点。花草流水、瓦当石狮，让你流连忘返。

总之，在福园巷子，你总能找到不同舌尖上的味道。

驮着筐筐进城

■方圆

下班的时候，在小区门口的人行道上，摆摊卖菜的、卖袜子的、卖小吃的，正起劲地吆喝着生意，唯独一个卖梨的少年一声不吭，守着自己的梨默默地看着来往的行人。旁边墙上靠着一个少见的二八自行车，自行车后车架上驮着两个大筐，大筐里是一个个用泛黄的纸包裹的梨。我走过去又退回少年面前，问：“多钱？”少年说：“十块钱三斤。”

我弯下腰，随手拿起一个，撕开纸，露出一个黄灿灿的梨。少年说：“叔，这梨是自己家种的，没有打过农药，你放心买吧！”我看了一眼一脸疲惫的少年，又看了一眼自行车后车架上的两个大筐。大筐是竹子编的，上面穿着两根粗木杠做横梁，横梁搭在自行车后车架上，简单、结实、实用。我盯着大筐出神，这筐这么面熟，一点都不陌生。

是啊，这筐我真是太熟悉了。三十年前，我还是一个中学生，经常会在假期骑着家里的二八自行车，驮着两大筐蔬菜或瓜果进城，到农贸市场或者小区，走街串巷，沿街叫卖。一声声“新鲜的菜来了”“甜瓜来了”，仿佛又回到了耳边。

那个时候，出发前一天后半晌，我就给自行车打足气，推到地里，在夕阳的余晖里装满两个大筐。我在前面推着自行车，我爷、我妈一边一个扶着两个大筐，小心翼翼地行进在乡间小道上。将两个装满菜的大筐从地里运出来，绝非易事。因为筐太重，车头太轻，只要车头轱辘上地里的一个小土棱、一个小石块，都会让自行车头跳起来，我双手使劲按压着车把，两脚迈着细碎的小步，从地里一步一步小心地回来，常常累出一身臭汗。到家，给大筐下垫上砖块，支稳车子，这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

第二天，天刚微亮，在爷爷的帮助下，我推着车子上了大路，我小心地从前梁跨上自行车，爷爷扶着大筐在后面快跑，看我骑稳了，才依依不舍地回家。说实话，骑车驮大筐真是一个技术活，一般人骑不了。为啥？你想，两筐菜少说要120多斤，筐子不但大，还笨重，手上没劲肯定驾驭不了，骑着其实比推着稳当，但是车头绝对不能碾路上的石块、砖块，不能有太大颠簸，一颠车头就跳起来了，所以手必须时刻稳住车把，保证平稳平衡，我事先

选择好行进路线，预判前方的各种突发情况，时刻防范路上有小动物窜出。否则，一个闪失，轻则摔下来，重则车倒人受伤，两筐菜就摔烂了，一天的工夫就白费了。

一般来说，我的标配是车头上挂一个黑色人造革皮包，皮包里装着零钱、两个玉米面馍和一杆秤。我那时骑车、称重、算账都没有问题，菜往秤盘里一放，马上称出重量，报出多少钱，收钱、找零一气呵成。当然，也有怕的。一怕行路难。我最怕路上行人多，自行车太重，爬坡骑不上去，在行人里穿梭，掌握平衡太难，行人无意识碰一下，就会摔倒，然后重新起步更难，弄不好车摆得幅度太大，也会摔倒。二怕卖菜难。在自由市场，去得晚了，没有地方可摆摊，找不到合适的地方，东西就卖不出去。有时候，我还会碰见当地的菜贩子，跟你卖同种菜，你的价低、足斤足两、菜好，他的价高、短斤少两，他们会让你换地方，你不换他们会想各种办法让你卖不出去。三怕市场管理员。菜还没卖一点，上来先收管理费。所以，我常常选好行进路线，

趁路上行人还稀少的时候就出发，踏着月色前行，披着星光骑行，迎着露水上路，一路不停地骑行，上坡时握着屁股腿使劲蹬，下坡时坐稳把牢放松滑行，直行时不慌不忙平稳骑行，直到目的地。

在城里人还没有出门的时候，就要准时停在农贸市场，撑稳车子，摆好瓜果蔬菜，吃块干馍，准备开张。运气好了，在自由市场销售一空，哼着歌、蹬着空车愉快地回家。运气差了，在市场卖掉一半，到中午人少了，就驮着筐子来到背街小巷沿街叫卖。在小区门口、居民小区，逢人就问，便宜卖是常事，尝了不买是经常，挑三拣四更频繁，上当吃亏是常事，各色人等、世俗百态，应有尽有，个中艰辛难以言表。常常是拂晓离家，薄暮才回家。难过的是车筐里的菜没有卖出去，高兴的是驮进城的东西全部换成了钱，月亮底下骑车回家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“叔，你要梨吗？”少年轻轻地询问打断了我的回忆。我收回思绪，对少年说：“来，给叔称20斤。”少年脸上露出了笑容，欢快地在车筐里给我拣大梨称重。